

文學風情 76



功德圓滿

陳星||著

宣傳護生，推廣愛心，種植善根，是豐子愷《護生畫集》的創作宗旨；透過作者系統、細緻的專著介紹，護生畫的宣傳與研究將更加地功德圓滿。

護生畫集創作史話

功德圓滿：護生畫集創作史話／陳星著．

--初版．--臺北市：業強出版；

臺北縣新店市：聯合發行中心發行，

1994[民83]

面；公分．--(文學風情；76)

ISBN 957-683-231-4(平裝)

1. 護生畫集-評論

225.5

83003903

文學風情
⑦⑥

ISBN 957-683-231-4

●著者

陳星

功德圓滿——護生畫集創作史話

●出版者

業強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二段163巷6號2樓

電話：(02)33043152(代表號)

傳真：(02)33043153

郵撥：074381219 業強出版社

●發行人

陳春雄

●執行主編

張碧珠

●責任編輯

阮毓琪

●美編

潘俊傑

●發行

聯合發行中心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2樓

電話：(02)2183565(代表號)

傳真：(02)2183619

●法律顧問

蕭雄淋律師

●排版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登記

局版台業字第3210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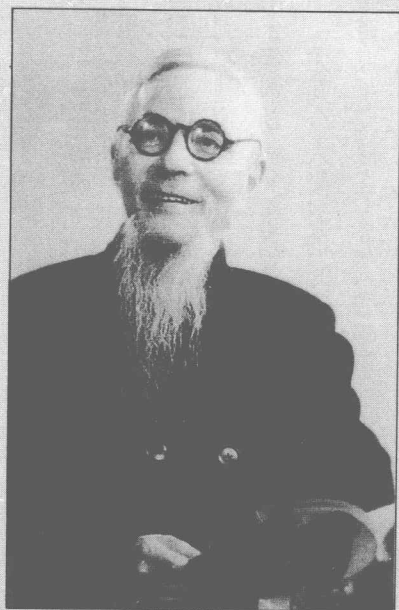
●定價

新台幣一五〇元整

一九九四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缺頁，請寄回更換



功德圓滿

——護生畫集創作史話

陳星◎著

序言

豐一吟

父親從開始發表作品（一九一四年）到逝世（一九七五年），總共從事筆耕六十年。在這六十一年內，有一件作品，前後相繼創作的過程長達四十六年（一九二七至一九七三年）！這就是第一至第六冊的《護生畫集》巨著。這部巨著從五十幅一冊畫到一百幅一冊；從三十歲的青年時期畫到七十五歲的老年時期；從上海江灣緣緣堂畫到福建廈門，又畫到上海陝西南路的日月樓；從平和安居時期畫到八年抗戰，又畫到十年浩劫。父親爲甚麼會有這樣的恆心，會有這樣的毅力？爲了恩師！

尤其令人驚訝的是在一九七三年他似乎已預感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因而提早七年畫成了應該在一九八〇年畫的最後一冊——第六冊。看來冥冥之中有恩師在指引他，暗示他。

父親平時作畫，或是有稿費，或是有潤筆。唯獨《護生畫集》完全是義務之作。可是，他偏偏對這義務之作特別認真，十分主動。因爲這不僅是對恩師的報效，更重要

的是藉此宣傳愛護生物的思想。

宣傳護生戒殺，絕不是教人迷信。這是培植人們從善的一種博愛思想。正如父親自己所說：「《護生畫集》之旨，是勸人愛惜生命，戒除殘殺，由此而長養仁愛，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養生是目的。故序文中說『護生』就是『護心』。頑童一腳踏死數百螞蟻，我勸他不要。並非愛惜螞蟻，或者想供養螞蟻，只恐這一點殘忍心擴而充之，將來會變成侵略者，用飛機載了重磅炸彈去虐殺無辜的平民……」所以宣傳護生，不是僅僅教人戒殺生物，更重要的是在人們心中種植善根。如果人人有向善之心，世界上就不會有戰爭狂，不會有殺人犯，不會有強盜，不會有小偷，不會有壓迫，不會有欺詐。世界將成爲一個和平幸福的大家庭。……這難道不正是黎民百姓所渴望的嗎？父親認爲護生之道意義十分深遠，所以他要大畫而特畫，大講而特講。所以他從黎首畫到白髮，毫不懈怠。

然而，對於這樣一部巨著，從來沒有人作過有系統的、細緻深入的研究。也確實有人寫過關於《護生畫集》的專文，但大都只是說了六冊創作的情況，至於年代的考證、文字寫作者的介紹、各集編繪的內情等等，都還沒有人仔細研究過。

我也曾想做這工作。但只是想想而已。繁忙的生活不允許我把這一願望付諸實現

。我手頭有待整理的有關父親的資料是太多太多了，《護生畫集》還無法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自嘆年逾花甲，去日苦多，還不知是否有時間來做這項工作呢！

正在這時，同志者陳星卻已經在幹起來了。經過當面或通信多次交換意見，一部論《護生畫集》的專著《功德圓滿——護生畫集創作史話》竟已脫穎而出。阿彌陀佛！這可真是功德圓滿了。新加坡廣洽法師把《護生畫集》六冊全套印成，如今又有了陳星的論《護生畫集》的專著，護生的宣傳工作豈非功德圓滿了？

我慶賀這論著的誕生，同時為陳星的豐子愷研究工作取得新的成就而歡呼！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燈下

目錄

序言 豐一吟

引言

第一章 護生畫集之緣起 10

第一節 護生畫集問世前的弘一法師與豐子愷 10

第二節 護生畫集版本概述 25

第二章 護生畫初集 30

第一節 關於初版年代的研究 30

第二節 編繪《護生畫集》之內幕 38

第三節 序作者馬一浮與纂集者李圓淨 46

第三章 續護生畫集 74

- 第一節 出版續集的前前後後 74
- 第二節 護生畫之影響及其論爭 84
- 第三節 序作者夏丏尊與弘一法師、豐子愷 91

第四章 護生畫三集 104

- 第一節 編繪出版概況 104
- 第二節 豐子愷對弘一法師出家的首次公開表態 107
- 第三節 題字者及跋作者葉恭綽與序作者章錫琛 111

第五章 護生畫四集與五集 120

- 第一節 護生畫四集、五集與廣洽法師 120
- 第二節 關於題字者朱幼蘭、虞愚 136
- 第三節 朱南田與護生畫集 140

第六章 護生畫六集 148

第一節 特殊的年代與非凡的毅力 148

第二節 護生畫集功德圓滿 155

後記 162

附錄一 豐子愷與弘一法師交往年表 164

附錄二 護生畫集研究資料索引 178

引言

《護生畫集》（初集）問世至今已六十餘年了。半個多世紀以來，《護生畫集》（六冊）在佛教界內外廣泛流傳，影響深遠，為宣傳佛教、宏揚佛學、推廣愛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護生畫集》的流通與對畫集的研究，這之間是極不平衡的。儘管介紹文章時有所見，但仍是人云亦云的表面文章居多，這種情形導致的直接後果是使本來就急需考證澄清的史實與有必要理清的脈絡變得更為混亂紛繁；另一方面，六冊護生畫的編繪問世雖在其序跋文中略有所示，但僅從這些文字中是很難盡知其問世過程的複雜艱辛的。還有一個客觀現實不可忽視，即《護生畫集》的後三冊是在大陸地區以外出版的，大陸讀者一般無法覓得，更談不上對牠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儘管深圳的海天出版社於一九九三年三月出版了大陸首部全套本《護生畫集》，但對大多數大陸讀者來說，仍只是初次了解這部早該了解的畫集。而大陸以外的讀者雖能從新加坡、香港、臺灣等地覓得，但由於地域的限制，又缺乏第一手的史料，要研究也就

很困難了。

鑑於上述原因，我發願要對《護生畫集》作一次較為系統的研究，以對歷史與後世負責的精神對畫集的問世過程作一次整理，期望盡可能消除以往在《護生畫集》宣傳流通中的謬誤，盡可能周全地對豐子愷先生在創作護生畫過程方面作一個明瞭的述論，並對與護生畫創作有關的人物也作出概要的介紹。我想，這一工作是很有必要的，既對得起先賢，又對得起後人。

我研究弘一法師、豐子愷先生已有十年的歷史了。私心裡是想以這部《功德圓滿——護生畫集創作史話》作一個階段性的小結。學術研究是無止盡的。我希望看到今後有更多的研究者在弘一法師、豐子愷的研究上取得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同時也願自己在反省探索一段時日之後，能在這項研究上有新的突破，且看機緣如何吧。

第一章 護生畫集之緣起

第一節 護生畫集問世前的弘一法師與豐子愷

一般認為，豐子愷與弘一法師合作護生畫的因緣是爲了紀念弘一法師五十壽辰。雖然我們目前找不到確切的原始證明材料，但這樣的認識應該是没有甚麼問題的。我們的研究、探討《護生畫集》之前，有必要回顧一下護生畫問世之前豐子愷與弘一法師的交往情況。

弘一法師（李叔同），這位在俗時的中國近代著名藝術先驅者、出家後的佛門高僧，其一生擁有不少學生、弟子和門徒。然而其中與之關係最爲親密、因緣最爲深切、影響最爲廣大，同時又兼具佛教徒身分的一位，就是集畫家、文學家、文藝理論家、翻譯家、書法家和音樂教育家於一身的豐子愷。

在豐子愷投身藝術事業之始，啓迪了他那顆藝術心靈的是李叔同。

一九一四年秋，十七歲的豐子愷以第三名的成績考進了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其時，在中國，像李叔同這樣的一大批藝術教育家和文化啓蒙運動的先鋒人物正大力在學校裡提倡美術音樂教育。由於他們的努力，使過去只當成遊戲的圖畫、音樂課搖身一變，成了學校裡很受重視的課程。豐子愷所在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其校長經亨頤以及夏丏尊、李叔同等具有進步思想的教師，一心一意地治校辦學，使學校風氣純正，民主氣息甚濃。在這樣的教育薰陶之中，由於李叔同的大力倡導，學校裡的師生對藝術科的教學都十分重視。「校內有特殊設備（開天窗，有畫架）的圖畫教室，和獨立專用的音樂教室（在校園內），置備大小五六十架風琴和兩架鋼琴。課程表裡的圖畫，音樂鐘點雖然照當時規定，並不增多，然而課外圖畫、音樂學習的時間比任何功課都勤：下午四時以後，滿校都是琴聲，圖畫教室



李叔同出家前夕與弟子劉質平、豐子愷(右)合影

裡不斷的有人在那裡練習石膏模型木炭畫，光景宛如一藝術專科學校。」①

豐子愷即是在這樣的環境裡從師於李叔同的。

對於老師李叔同的最初印象，豐子愷是這樣描述的：

「我們走向音樂教室（這教室四面臨空，獨立在花園裡，好比一個溫室），推開門去，先吃一驚，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講臺上。以為先生總要遲到，而嘴裡隨便唱著、喊著，或笑罵著推開門來的同學，吃驚更是不小。他們的唱聲、喊聲、笑聲或罵聲以門檻為界限而忽然消滅。接著是低著頭，紅著臉，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裡。端坐在自己的位子裡偷偷地仰起頭來看看，看見李先生高而削瘦的上半身穿著整潔的黑布馬褂，露出在講桌上，寬廣得可以走馬的前額，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嚴的表情。這副相貌，用『溫而厲』三字來形容，大概差不多了。講桌上放著點名簿、講義以及他的教課筆記簿、粉筆。鋼琴衣解著，琴蓋開著，譜表擺著，琴頭上又放著一只時表，閃閃的金光直射到我們的眼中……」②

李叔同上課非常嚴肅認真，他總是在上課之前，先在教室的黑板上清清楚楚地寫好這堂課所授內容，然後端坐在講臺前靜候學生們的到來。他的這種認真精神，就連最頑皮的學生也不敢散漫。

其實，早在豐子愷的兒童時代，他就曾經接觸過李叔同創作的歌曲。二十世紀初，內憂外患日益深重，爲了激發有志青年的愛國圖強之熱情，李叔同曾在一九〇五年以民間普遍流傳的器樂曲調《老六板》填詞，創作了《祖國歌》。這首歌在滬學會的刊物上發表之後，不脛而走，風靡一時。

一九一〇年，豐子愷還只有十三歲。當時他在故鄉石門灣新辦的小學堂讀書，金可鑄先生也教學生唱《祖國歌》，並組織了一大批小學生排著隊在街上遊行。他們舉著龍旗，吹著喇叭，敲起銅鼓，挺著喉嚨高唱「上下數千年，一脈延，文明莫與肩。縱橫數萬里，膏腴地，獨享天然利……」的《祖國歌》，並宣傳用國貨。當時的豐子愷並不認識李叔同，也不知道這歌是誰寫的，只知道唱起來頗能激發起愛國情懷。直到豐子愷考入了浙一師，他才認識李叔同，也才知道他兒時唱過的《祖國歌》正是眼前這位「溫而厲」的李叔同先生寫的。所以，豐子愷從一開始就對李叔同懷有敬畏之情。

二

誠然，豐子愷在認識李叔同之初，所產生的敬畏之情還處在一種表層的直覺階段。不過這種直覺，很快就被因更深入的了解、頻繁的接觸所產生的內在價值評判替代了。這種價值評判一旦在豐子愷的心中確立，並決心跟著李叔同專攻藝術科後，他似

乎變換了一種形象：「以前學期考試連列第一，此後一落千丈，有時竟考末名，幸有前兩年的好成績，平均起來，畢業成績猶得第二十名。」③

豐子愷在人學之初，原夢想自己跟從一位「我所欽佩的博學國文先生研究古文，或進理科大學研究理化，或入教會學校研究外國文」④。究竟是甚麼原因使他將興趣轉向藝術的呢？原因來自於李叔同的教學和鼓勵。以往，豐子愷對自然界的物象也有過思考。他閒時注視眼前的事物，例如天上的雲、牆上的苔痕、桌上的器物、別人的臉孔等，他的心常常會跟了這種線條和濃淡之度而活動，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滋味與情趣，覺得一切形狀中，其線條與明暗都有很複雜的組織和條理，仔細注視而研究起來，頗有興致。不過這些事在當時的豐子愷看來，純粹以為是無關緊要的小事。除了有這方面的趣味外，他相信世間不會有人像他這樣去研究這種學問的。可是當李叔同教他們用木炭描寫石膏模型後，豐子愷「恍然大悟，這就是我平日閒看眼前事物時所經常作的玩意！」⑤當李叔同指著石膏模型說：「你看，眉毛和眼睛是連在一塊的，並不明；鼻頭須當作削成三面形，這一面最明，這一面最暗，這一面適中；頭與臉孔的輪廓不是圓形，是不規則的多角形，須用直線描寫，不過其不甚顯著」⑥的時候，豐子愷意識到這些都是自己平日觀察人物時所曾經注意到的事。原來世間也有研究這

些事的學問！沒想到曾經是他私下的玩意兒，不期也有公開而經李先生教導的一日！豐子愷體會到繪畫與英、數、理、化的滋味不同。此後，他漸漸疏遠其他的功課，而把頭埋進木炭畫中。未過多久，他的畫技大有長進，環顧一下教室內其他同學的作品，居然還沒有人能比得上自己，一時成了學校裡繪畫成績的佼佼者。

由於豐子愷對李叔同所授的圖畫、音樂課的偏愛，成了藝術科成績頂尖學生的豐子愷，不但會彈鋼琴，還能唱男高音；他善篆刻，加入了李叔同倡導的「樂石社」（後改名為「寄社」），他的圖畫成績好，又被推薦為學校「桐陰畫會」的負責人之一。從四年級開始，豐子愷經常借故請假到西湖寫生，幾乎沒有學過有關教育的課程，甚至連到附屬小學實習都沒有參加。他一頭栽進了藝術領域裡。

豐子愷在藝術上的每一個進步，李叔同都看在眼里。當時豐子愷任年級中的級長。一天晚上，豐子愷到李先生的房間裡報告學習情況。當他報告完畢正要退出時，李叔同叫住了他，並用很輕但極嚴肅的聲音和氣地對他說：「你的畫進步很快！在我所教的學生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快速的進步！」⑦

李叔同平時說話不多，一旦說起甚麼來，卻十二萬分的認真。聰明的豐子愷明白了老師的意圖，他認為：「李先生當時兼授南京高等師範及我們第一師範兩校的圖畫